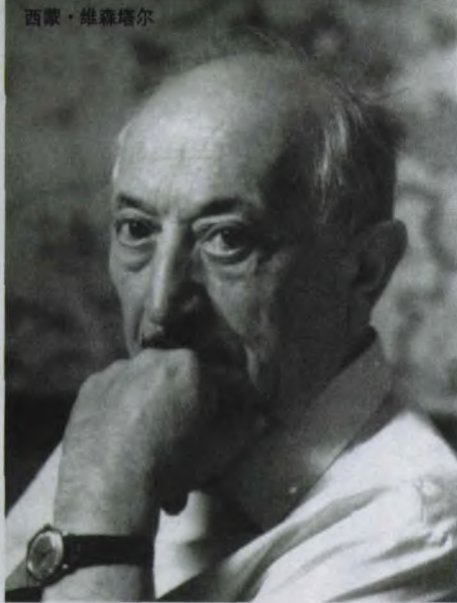


他在二战后 60 年间先后将 1100 名纳粹战犯送上法庭

西蒙·维森塔尔



一生追捕纳粹的 西蒙·维森塔尔

□阮一凡 / 编译



追捕纳粹告一段落

路透社耶路撒冷9月20日报道,有着“纳粹猎手”之称的西蒙·维森塔尔当天在维也纳家中溘然长逝,享年96岁。这也标志着60年来将大屠杀犹太人凶手绳之以法的国际行动接近尾声。这位被称为大屠杀“遇难者代言人”的老人在二战后的60年间,先后将1100名纳粹战犯押上法庭。尽管他追踪纳粹战犯的手段备受争议,但史学家仍给予他崇高的评价:“当所有人都想忘却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时,是维森塔尔让这记忆在世人的心中长存。”

虽然以西蒙·维森塔尔命名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将继续追捕纳粹逃犯,但许多专家认为存世的纳粹凶手已不多,而且因年老体迈恐怕坚持不到出庭受审的那一天。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司法部长优素福·拉皮德说:“追捕纳粹的工作已经失去了意义,基本上没有纳粹头目还活着,剩下的都年事已高,根本不值得关注。”

德国法兰克福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所长米夏·布鲁姆利克称,在世的纳粹战争罪犯有四五百人,其中许多住在拉美地区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人大多已90多岁。我怀疑他们未必还能站着受审。”布鲁姆利克说,“法庭取证也是一个问题。如今在世的前纳粹分子在二战期间是德国或其欧洲代理国的小军官或应征入伍兵,许多人未必直接参与过纳粹的种族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收

集到确凿证据,甚至无法鉴定犯罪者的身份。”以色列情报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资深人员加德·希姆龙说。

尽管困难重重,对16个国家1250多名纳粹嫌疑人的调查仍在继续。据维森塔尔中心透露,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1年间有5人被定罪,此前4年全世界共有32人被定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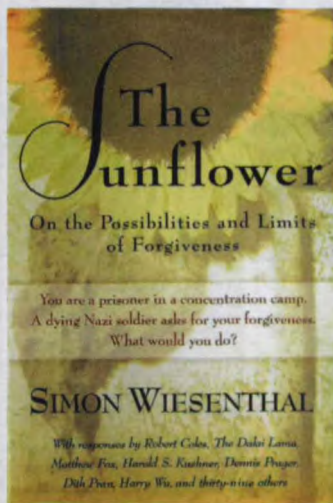
终身“职业”追捕纳粹

西蒙·维森塔尔出身在乌克兰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941年纳粹德国占领了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后,噩梦便降临到维森塔尔和他家人身上。

纳粹德国疯狂地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截至二战结束,德国法西斯用各种方式残忍地杀害了600多万名犹太人,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1938年11月9日夜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时开始的。维森塔尔将这血腥的一夜称为“水晶之夜”。引发“水晶之夜”血腥暴行的导火索是11月7日德国一外交官在巴黎被波兰籍犹太人大学生枪杀。事件发生后,希特勒以此为借口,于11月9日夜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动了一场对犹太人的突袭报复行动。第二天,维森塔尔在《新苏黎世报》看到驻柏林记者在该报上披露现场的惨

状:“暴徒们放火烧毁犹太人教堂。警察和消防队员袖手旁观,既不去救火,也不去制止……暴徒满街狂奔,厉声喧嚣,到处袭击犹太人商店,砸烂门窗,抢劫财物……”据统计,仅在这一夜就有91名犹太人被杀害,数百人受重伤,数千人饱受凌辱,约7500家犹太人商店被洗劫一空,近200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拆毁,3万名犹太人被逮捕。暴行过后,被洗劫的地方到处是破碎的玻璃。所谓“水晶”,指的是碎玻璃。维森塔尔用这个讥讽的词汇来表达他难以抑制的愤恨。此后,维森塔尔又目睹了纳粹分子大规模的反犹活动。所有犹太人都面临被搜捕、被驱逐的厄运。他们的教堂被付之一炬,商店被抢砸殆



西蒙·维森塔尔出版的与抓捕纳粹头目有关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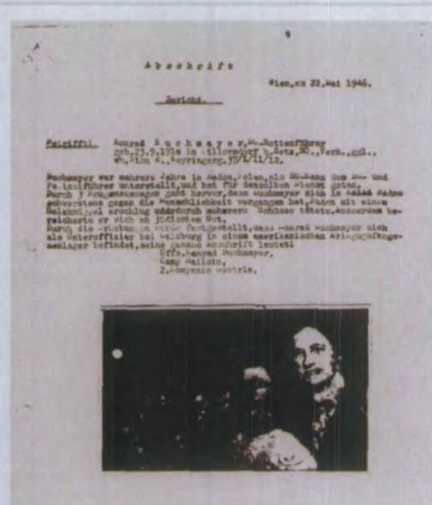


WITNESS: The kneeling man in the top left of the 1942 PATENTEN photograph, AMONG THE OTHERS, STOOD the captured Jews of the man whose court in the North Sea turned the Holocaust into the nightmare of the world. (photo: The Holocaust Museum, New York)

1941年，西蒙·维森塔尔被关押在奥地利毛特豪森纳粹集中营。



维森塔尔中心资料



维森塔尔中心资料



维森塔尔在记者招待会上

尽。他的大部分亲戚都被纳粹分子杀害，维森塔尔也被关押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

1945年5月，维森塔尔被盟军解放出来时，身高1.8米的 he 只剩下46公斤的体重。不堪忍受折磨的维森塔尔两次试图自杀，倒是一名纳粹党卫军狂妄的一句话刺激了他。那个下士跟维森塔尔打赌说，后人不会知道集中营内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真实情况，谁也无法对大屠杀责任人进行追究。这句话让维森塔尔发誓要活下去。在身体恢复健康后，维森塔尔被转移到奥地利的一处盟军基地。一天，他径直走进一间纳粹战犯办公室，自告奋勇要为办公室效力。1947年，维森塔尔在奥地利创建了独立的犹太人档案中心，专门收集有关纳粹暴行的档案，为将纳粹战犯绳之以法提供证据。维森塔尔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中，回忆了首次参与逮捕纳粹党卫军成员的行动。“我们驱车赶到了一个名叫施密特的党卫军成员的住处。我走上二楼，看到他在屋内，便逮捕了他。那次经历让我激动得上楼梯时腿都没有了力气。”

揭穿纳粹诈死的骗局

维森塔尔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战绩，便是将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绳之以法。

艾希曼这个犹太人心中的恶魔是希特勒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主要执行人。为了执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启动了帝国中央安全局这台杀人机器。艾希曼被维森塔尔称为“纸上杀手”。这名前纳粹头目虽然没有亲手杀害过任何犹太人，但他在办公室里策划出来的反犹政策直接导致成千上万名犹太人的死亡。1945年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土崩瓦解。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元凶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他被美军俘虏，但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得以瞒天过海、逍遥法外。后来，他用伪造的证件移民阿根廷，隐姓埋名，准备在此了结残生。1947年，艾希曼的妻子让自家亲戚充当证人，要求官方宣布艾希曼已经死亡。但目光敏锐的维森塔尔最终揭穿了这一假象。据他回忆：“1960年，艾希曼的父亲去世了，我就雇用了两名摄影记者混入葬礼，拍下了所有人。艾希曼的兄弟奥托与其长相十分酷似，令我产生了怀疑。任何人拿到奥托的照片都会认出是艾希曼。”维森塔尔把这张照片交给了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艾希曼没有料到，复仇之神始终在追寻着他。

一位移居阿根廷的犹太少女罗泽·赫尔曼坠入情网。她和一个叫尼克的小伙子热恋着。从小伙子的口中少女得知，尼克的父亲在德国军队当过大官。少女心想，此时是

1957年，二战结束不过10余年，尼克的父亲不可能在联邦德国当官，他父亲当的那个官只能是纳粹德国的，而且平素尼克对犹太人十分敌意。同一个纳粹的后代结婚，少女觉得今后不会幸福，所以很烦恼。因此少女向父亲洛塔尔求助，希望能得到父亲的帮助。父亲洛塔尔一生坎坷。二战期间，他因犹太血统被抓进达豪集中营，受尽纳粹的折磨。战后，他又携妻将子移居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营建自己的家。洛塔尔听完女儿的陈述，立刻警觉起来。他知道维森塔尔和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检查官弗里茨·鲍尔博士正在寻找艾希曼。此人没有死，现在据说隐藏在阿根廷。尼克的父亲里卡多·克里门特会不会就是那个杀害犹太人的大恶魔艾希曼呢？洛塔尔立即让家人致信维森塔尔和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检查官弗里茨·鲍尔博士，说他已找到艾希曼下落的线索。

艾希曼夫妇共有5个孩子，3个出生于德国，2个出生在阿根廷。这位犹太少女结识的这个名叫尼克的小伙子的年龄和特征与维森塔尔所掌握的艾希曼大儿子的情况相符。尼克不愿意把他的住处告诉热恋中的犹太少女，这里面就有问题，说明他家有一些不可张扬、不愿为外人所知的隐私。但“摩萨德”特工初步核实克里门特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家庭情况，都与艾希曼的情况不相吻合。维森塔尔却坚信艾希曼活着，可能做过了整容手术，因此，现在见到的艾希曼已经不是档案照片上的艾希曼了，更何况随着时光流逝，岁月也在艾希曼的脸上留下了痕迹。没多久，维森塔尔从德国获得消息：艾希曼确实隐藏在阿根廷，他化名为里卡多·克里门特，正潜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一个纳粹分子供认的。艾希曼当年逃脱惩罚后，曾经当过4年伐木工人，后来在纳粹组织的帮助下，持国际红十字会的护照，混进了阿根廷。维森塔尔大喜过望。“摩萨德”特工小组再次奔赴阿根廷。1961年5月11日晚，“摩萨德”特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将艾希曼擒获，并把他送回以色列接受审判。

万里跨国追捕偷运逃犯

跨国追捕艾希曼，这件事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让“摩萨德”特工到阿根廷杀一个人，难度也许不大。可是要把一个大活人从万里之外的阿根廷运回以色列，这件事的难度太大了。这涉及到国际法问题。阿根廷与以色列关系不错。“摩萨德”跑到阿根廷抓人，如果通知，那么，艾希曼可能会先听

维森塔尔中心的工作人员



维森塔尔中心在研究资料

到风声跑掉，如果不让阿根廷知道，那么“摩萨德”的行动明显是干涉阿根廷内政。而且，艾希曼此时已经不是德国人。他是阿根廷公民，居住在阿根廷，受阿根廷法律保护。如果“摩萨德”肆意阿根廷捕人杀人，那么，阿根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脸面何存？这些都是“摩萨德”要考虑的事情。但维森塔尔认为这些考虑决不能成为决策的阻碍，应不择一切手段追捕艾希曼归案。如何把艾希曼从万里开外的阿根廷偷运到以色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以色列航空公司与拉丁美洲联系不多，没有直接飞拉丁美洲的航班；如果从海上偷运回来，那么经历的时间太长，途中还要多次加油，风险太大；直接租一架飞机去阿根廷，又太惹眼。“摩萨德”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过了，但还是没有想到万全之策。此时正好有一个以色列官方代表团去阿根廷访问，维森塔尔认为应将艾希曼劫持到这架专机上押回以色列。行动计划就这样决定了。以色列代表团返回起飞的时间定在1961年5月11日，“摩萨德”决定在前一日晚上动手，这样，囚禁艾希曼的时间仅是一天，时间很短，出岔子的可能性很小。1961年4月，“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以各种身份出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分批、分期从不同的国家出发，最后在阿根廷会合。他们分散在几家旅馆下榻后，又租下了很多汽车，自然是为了不引人注目。由于接待方面的原因，阿根廷官方要求以色列客人推迟一个星期来访。“摩萨德”特工的计划一下子全部打乱了。但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行动，然后把艾希曼囚禁一周，5月20日出境。要把一个大活人在阿根廷隐藏一周多时间而不出意外，当然是有困难的。“摩萨德”决定在阿根廷多找几个藏身之所。5月11日傍晚，“摩萨德”在艾希曼必经之道上设下埋伏。当艾希曼出现在特工的视线里时，一名特工向艾希曼冲了过去，第二名特工紧跟而上，像老虎扑食。艾希曼一下子被扑倒在地。眨眼间，艾希曼被堵上嘴巴蒙上头套硬塞进了汽车车厢。经过

审讯，此人正是艾希曼。“摩萨德”让艾希曼冒充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他们给艾希曼洗了澡，刮了胡须，化了妆，然后套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摩萨德”的医生为艾希曼注射了适量的镇静剂。维森塔尔让“摩萨德”的制伪专家发挥作用。在医院的出院证明上，“摩萨德”特工的照片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这样，即使阿根廷人对机组人员进行检查，他们也不会发现什么漏洞。一个阿根廷海关检查人员发现几个人簇拥着一个身穿制服的病人钻进了飞机，也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这样，艾希曼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劫持到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惊呆了！5月23日下午4时，总理本-古里安在议会发表讲话。他用颤抖的声音对议员们说：“不久以前我们找到了纳粹最大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该犯与其他纳粹首领一起，负有他们称之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罪责即600万名居住在欧洲犹太人遭到灭绝性的大屠杀的罪责。阿道夫·艾希曼不日将被送交以色列法庭接受审判。”

议员们目瞪口呆，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1961年以色列法庭宣布，阿道夫·艾希曼被判犯有灭绝人性罪。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在拉姆勒监狱被处以绞刑。他的尸体被焚烧了两个多小时，骨灰被撒入地中海。

不择手段抓捕纳粹逃犯

最引起人们争议的是维森塔尔不择手段抓捕纳粹逃犯。

1961年，维森塔尔出版了名为《我抓住了艾希曼》的回忆录。这个炫耀自夸的书名让有些忘乎所以的维森塔尔一夜成名，并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稿酬。但他的自吹自擂引起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不满。维森塔尔虽然在提供线索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没有以色列情报部门特工的努力，这场难度极大的跨国追捕艾希曼的行动不可能取得成功。维森塔尔将战绩全部

记在自己头上有失公允。但维森塔尔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争辩说：“只有让我的事业家喻户晓，我才能够得到有用的情报和让前纳粹分子开口的金钱。”

在艾希曼伏法后的几年里，维森塔尔又把众多的战犯推上了审判席。维森塔尔还毫不讳言地向公众讲述他花钱从前盖世太保军官处买情报的细节。据维森塔尔说，一名前盖世太保军官向他索要2.5万美元，提供有关弗里茨·施坦格爾的行踪。施坦格爾曾掌管波兰特雷布林卡等两个纳粹死亡集中营。为了抓住他，维森塔尔最终以7000美元的酬金搞定那名愿意为金钱出卖施坦格爾的军官。维森塔尔后来承认，面对那名前盖世太保军官，他有3种选择：不理他，杀死他，与他作交易。最终，维森塔尔选择了后者，与其作交易，因为他反复考虑后认为，抓住施坦格爾这个大屠杀的刽子手，付出一些金钱是值得的。施坦格爾最终在巴西落网，被押解回德国受审。1971年，被判终身监禁的施坦格爾死于监狱中。1987年，享有“里昂屠夫”之称的克劳斯·巴比在法国被判终身监禁。1991年9月23日，克劳斯·巴比病死狱中，一场曾缠绕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噩梦才终于结束。☆

(责编/赵利)



维森塔尔中心的纳粹分子档案